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七

王黃州小畜外集七卷　宋刊本　沈辨之舊藏

宋王禹偁撰　原三十卷今存卷七至卷十三凡七卷又卷六末葉一葉

蘇頌序曰或謂言不若功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于行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

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述志必資于言較于
事爲其寔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乏賢若以
德與功偕文備于道嘉謨讜論見信于時主遺
風餘烈不泯于將來有若故翰林學士尚書刑
部郎中贈禮部尚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
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九歲能詩與郡從事故
相畢文簡公爲唱酬之友及第名從事中書令
趙韓王薦其文章太宗皇帝既已知名命召試
中書晨筆賜題詔臣寮和御製雪詩序卷篇稱
善自大理評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衣犀帶

以寵異之端拱二年親試貢士俾公而賦長歌
上覽而喜曰此不踰年月當遍天下一日侍燕
瓊林宣至膝前顧謂宰相曰王某一朝名士獨
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嘗謂遭知己之主
非盡言無以報稱故自發文館至涉禁林知無
不爲入則以告兩朝獻替一節始終由是聖君
以忠亮報之士論以公卿屬之然而襟抱冲夷
鋒氣高邁直躬行已不爲時屈上知其然使宰
執諭旨戒以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已三坐
去官皆以直道因作三黜賦以見志有不屈

于道百謫何虧之句此其見于行事之深切者也雍熙中林胡內侵邊警未艾公援漢文君單于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民以事邊則冠在內而不在外矣于時京畿旱亢奏省乘輿服御曁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奉願以已先稍贖尸素之罪章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和好赦繼遷爲請復議減冗兵併冗吏以寬租賦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體艱難選舉以清士流澄汰僧尼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以防窺竊推天官洪範以弭災變皆切于時宜有裨朝論末

幾臨潰講和平夏封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弊多
公先識之所啟發此其推以及物之著明也前
後三直西掖一入翰林辭詰深純得裁成制置
之體冊命莊重兼典謨訓誥之文端拱箴切斛
上躬待漏記規警時宰上三賢疏推原前代之
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聖
代論議書敘理極精微詩詞贊誦義專比興雖
在燕閑或罹憂患凡有論撰未嘗苟言此其紀
事述志之尤最者也惟公道直行果既如彼至
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于是位則經國

致君之業必大施于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乎壽不及知命官止于省郎卒不得究其懷蘊此所以發而爲文章著見于後者也公之亾也天子悼嘆賻家恤後恩踰常比嗣子加言擢祥符進士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事以祿其親曾孫芬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仁宗閔卷首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課上猶記前事命加秩一級今爲朝議大夫集賢校理諸王府翊善茲以見文學行義足以垂裕後昆則夫臧孫不朽之言信于是矣公之屬辭脫

年手自編綴集爲三十卷命名小畜蓋取易之懿文德而欲已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集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史闕文一卷並行于世而遺編墜簡尚多散落集賢君購尋裒類又得詩賦碑誌論議表著凡三十卷目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謂僕常學舊史前言往行多得其詳見詩序引久不獲辭竊謂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淪于鄙俚國初屢有作者留意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經枝派于百氏斥

浮僞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于道後之秉筆之士學聖人之言由藩牆而踐突奧緊公爲之司馬也集賢君力學名家克大門閥振其絕業傳于無窮又足以繼紀事善述之美也不其韙歟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卷中有辨之印白文方印沈與文印方印吳郡沈與文白文方印姑餘山人白文方印沈辨之印白文方印埜竹齋白文方印卷六末葉有沈辨之手書嘉靖二一年閏四月廿二日野竹齋裱完十五字

王黃州小畜外集七卷 影寫宋刊本 丁月湖舊藏

宋王禹偁撰

蘇頌序

重編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 明刊本

宋林逋撰 姚江陳贄編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耳覽之悵然姑蘇老農書

林處士詩淸氣照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庭堅

和靖臨終詩其卒章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

曾無封禪書識趣過人如此其風韻安得不清妙也秦觀題

和靖先生孤風凛凛可聞而不可見尚可得而見者有詩存焉耳是邦泯然無傳豈不爲缺典哉因得舊本訪其遺逸且與題識而附益之刊置漕廨庶幾尚友之意云紹興壬子七月旣望邃溪沈詵書

河南穆先生文集三卷遺事一卷 舊抄本

宋河南穆修伯長著范陽祖無擇擇之編

世不知古文已獨爲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

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子之術道留
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臯謂
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爲其文而已
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
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貫王熙伯
大變而古李翺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
傳焉唐衰更五季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
丁楊劉爲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
爲然實始爲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
之先自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

近於古而已蓋異端旣闢則必以聖人爲師不專注疏則必以經旨爲歸學均爲已一變至道遡其承傳爰有端緒　云銀闕關書售與有力焉予嘗許穆參軍之復古以爲不在董生呂黎之下承州之學教授宜春歐陽椿得參軍之文於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淡炎倫校之不鄙謂予可記歲月深推曾友輔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輙書其後大不自量滔熙丁未孟秋旣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淸之謹題

而無擇序曰積於中者之謂道發於外者之謂

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爲君子道有用舍文有
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
以其命之窮而輟于爲道道之不行而不廢于
學文故雖身厄于當時而名顯於後世者繇此
也河南穆公諱修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
名廣暘中眞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
明行修公貫在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
理叅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
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穎蔡二州爲文學
掾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于家如公可

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含諸仁義以爲質平時所見于簡策始者蹦數千爲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殁無擇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所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爲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歷三年春南康靖

修閣中序

鉅鹿東觀集十卷舊抄本

宋魏野仲先撰

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夫詩之作不與文偕大率情根於意言發乎情點而化之流爲章句且綺靡者不以煙火爲尚風雅者不以金石爲多但務其陳古刺今去邪守正而已非所謂者雖懷質文之宏辨負博勝之逸才故未能臻極于淵閫矣鉅鹿魏野字仲先甘棠東郭人也秉心孤高植性沖淡視浮榮如脫屣輕寵利若鴻毛友義朋仁世稀與比自丱及長善於詩筆每敘事感發見景立言非規方體圓動能破的故

人之美惡物之形態時之興替事之特變遇事激發則可千里之外而應之舊有草堂集行在人間傳諸海外箕可謂一代之名流詎俾乎逸才宏辯者知也大中祥符中先皇帝展祀汾陰誕由分陜法軺所幸博采隱淪是時首被溫詔遜避不起其介介也如此余與之交越三十年凡遇景遣興迭爲詶唱每筒遞往還則馳無遠邇天禧己未歲冬余尹正京洛許造公居豈謂未及其期而隨物化去天子聞之乃震悼制贈祕書省著作郎仍錫之賻幣緡以公給其光遇

也又如此今歲之春余忝綏益部載歷邵陰憇
止之辰追訪郊墅嗑岩亭素寞淒涼此時竹樹
蒨葱依稀舊日奈伊人之既往而流風之如在
有令息閑尤增素尚綽有父風能琴外亦酷於
二雅出先君所著新舊詩四百篇除零落外以
其國風教化諷刺歌頌比興緣情者混而編凡
其詩之所觀者彙爲七卷求其序述欲使乎先
君之道之行彬蔚而不泯耳余既往卻生不當
推讓聊陳梗概用布之於編首漢書班固引君
作局爲東觀因取諸賜典故命之曰鉅鹿東觀

集時天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苑兵馬鈐轄薛田述

晏元獻遺文一卷 舊抄本

宋晏殊撰

胡亦堂序

春卿遺稿一卷 舊抄本

宋禮部侍郎蔣堂撰 附傳

蔣璜跋 天啟元年

武溪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余

贈少師謚襄公余靖撰

周源序曰夫性之相近其得也深文之參尚其
體不一廿辛互嗜華質異好其其所由來尚矣尚
書余公之才長於應變文亦如之不名一體初
舉進士天禧天聖之間文尚華侈公以詞章被
行名場取高第與尹師魯應拔萃科公又爲冠
穆伯長歐陽永叔起文復古公亦變體棄華取
質以道理相交與歐陽蔡諸公埒名價當時公
卿士大夫碑碣銘誌亭館記引道釋觀寺撰述
不得公文爲不孝不可四方讐谷饞辭聲相聞

晚節芸殖不落積原涵深益工遂密公倜儻負
氣節以功業爲已任以文章怙職麗正落落不
常范文正以直言貶逐遠郡公以章拔解忤權
貴奪職監筠州商稅仁宗慶曆中攬治邇英復
置諫官四員公與歐陽蔡公並命益奮不顧爭
抨權倖搤於文辭知制誥使北戎者三究機會
辨方言賦詩虜庭惟少文者作丞相忌公座習
蕃語出知吉州不快意奪官屏居曲江凡六年
遊山水益自肆於文學起知虔州宅父憂蠻獠
儂智高閉形穴中積年蓄銳兵一日乘虛擣十

餘州公以農兵扞鄉里州將以公方略聞於朝
起公於家知潭州未幾經略嶺西制賊盜公以
輕兵躡番禺城下料賊勢獨上言賊無他志止
欲復舊穴爾寬朝廷南顧憂遂與狄宣徽青孫
密諫沔以兵邀歸路賊兵精甚逆戰歸仁鋪我
軍出左右翼橫絕賊陣以鐵檛擊之盡殪獨其
首竄窟穴兵馳其地務特磨酋豪誅智高幷擒
母子以獻戮于槀街磨桂崖爲文築京觀于邕
作記以旌武功志與氣兩雄故觀公之文可以
知其武矣復鎮潭帥青與廣聲張實副才大取

忌官止八座不登三事文不化成儒效不極賢人君子所以爲之嗟咨痛惜矣嗣子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荀編公遺藁得古律詩一百二十碑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狀啟七十五祭文六八二十卷泣而謂源曰先人知君深常五薦君於朝得君文及書必命別藏巾篋序先人集非君而誰源不敢辭而爲序云

景祐歲范文正公貶不以罪大臣肆忿羣諫緘默余公歐陽公交章辯論義氣所激非爲利也

既連坐竄逐後復中以奇歐果有利心肯爲是
耶是舉也有東漢李杜之風賴時清明不成黨
錮之歐文忠公著朋黨論意有規於後也卒不
能挽紹聖崇寧之横流至使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掃蕩無餘而胡虜之變作矣事之微漸甚可
畏也主上中興更張改紀歲無虛日收燼起廢
士氣振復然窺間投隙挾舊圖新者尚可懼也
嗚呼以今視昔何但前車之戒耶公聲與歐陽
公同時豈晚進敢議如辨堯舜之謚號攷秦漢
之典亾以儒爲正以釋爲權皆後學所當知者

寓意賦詠欲嶺上置關籍餉官吏行李之往來以辨清濁凡宜施於今日屬除日賜告獲閱一過訂正謬誤數十字因書於後紹興丁巳隸川韓璜題

王濬序成化九年

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二卷遺事一卷明正德刊本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忠獻王相三朝議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為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

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祔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徐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相是欲爲歸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

寔年高抱病俞音終閟又期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尤極懇迫卒不見報其始葦于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爲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即位踰年總覽權綱其大有爲之志固已可見抗章累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

寄至於典鑰北門雖曰乃隆禮遇外鎮邊夷然時移事變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政必有非所願爲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戀祿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歎也哉昔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一

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諷文忠之言曰時
方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才興功利而臣欲循
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
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程瑀書
曾大有序 正德九年
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二卷遺事一卷 明萬歷刊
本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
琦著

程瑀序

郭樸跋萬歴丁亥

張應登跋萬歴丁亥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尺牘二卷宋乾道刋本

宋范仲淹撰

蘇軾序元祐四年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爲守者固多以賢稱者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顔魯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落人間雖筆

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寔可以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寔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間見於他處誠缺典也翊攝乏此來首訪而得之鳩工鏤板以傳不朽斯人之眷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溯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所仰敬慕之意不猶愈於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既望

邵武俞翊謹識

番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

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寮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于後其間尚有舛誤更俟後之君子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綦煥謹識

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宋鈞　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

事趙旧檝

朱子跋

案此南宋乾道中饒州路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綦煥跋後有嘉定壬申仲夏重修一行蓋宋乾道刊本淳熙補刻嘉定又修補也元天歷刊本即從此出行欵皆同惟字體有方圓之別卷中有季振宜藏書朱文長印季振宜印朱文大方印滄葦朱文方印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趙坦校

宋尹洙撰

范仲淹序

趙氏手跋曰嘉慶乙亥冬十月嘉興朱友鶴先生出此本見示坦以王漁洋校定本互校並有譌脫皆傳寫者之過今畱其文義兩通者並存之焠然誤者抹去之脫者補之疑者訂於上方脫誤差少庶幾善本云受業趙坦識

又曰此本似從南宋刊本錄出故韓國華墓誌銘中構字闕而不書注云今上御名構爲南宋高宗諱也附錄一卷當出自明人手行歐陽文

忠公乞與尹構一官狀不諱構字亦一謬也校畢并識

又曰河南集文獻通考載二十卷直齋書目載二十二卷另有書判二卷今此集分二十七卷載攷四庫館書目亦二十七卷范文正公原序作二十七卷則知分合多寡之間古今本自不同也

河南先生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影寫宋刊本

宋尹洙撰

范仲淹序

徂徠文集二十卷 明抄本

宋徂徠石介守道撰

鐔津文集二十二卷 明宏治刊本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沙門如卺引 宏治十二年

廣源重刊後敘 宏治十二年

陶邕州小集一卷 勞季言校本

宋永州陶弼商翁撰

祖英集二卷 舊抄本

宋釋重顯撰

師之形言也且異乎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者也夫大圭不琢貴乎天眞至言不文尚於理實乃世之衡鑑豈智識而擬議哉師自戾止翠峰雪竇以來或先覺乘指點因而詠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因亦多矣其有好道者並錄而囊之一日總輯成二百二十首乃寫呈師師曰余偶興而作詎存於本不許行焉禪者應曰乃祖關千載之芳烈也勿輕舍諸師察其懇志勉而獲已抑而從之文政幸侍座機輙述序引用識歲

時炎宋天聖十年孟陬月謹序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蘇頌撰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楊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宏深若無以異乎西

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于古而無遺恨矣蓋我宋極盛之時也于是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焉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册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以公文見之然公事

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古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浇浮而已揄薄輿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

之以獻神宗讀之曰序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没四十年公之子擕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内外制若干表疏表章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　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王蓮涇舊藏

宋蘇頌撰

汪藻序 紹興九年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八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宋刊本

宋陳襄撰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

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濩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繡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僞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寔光明于時而其餘緒發爲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

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與害必除聽訟决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横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

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寖被知遇歷事三朝蔚為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為人主之所欽矚下為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寔光明如此而所為文章溫厚深純根於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

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常評之
其詩簡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
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
思孟軻非近時區區綴集章句務爲應用之文
者所能彷彿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
詩賦雜文凡三百六十餘篇冠以紹興手詔及
熙寧經筵講士章藁合爲二十有五卷而行狀
誌銘附于其後集成來謁求爲之序綱告之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
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

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
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
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往而蒙累朝之眷特深
諫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時令即世踰五十年遭
逢聖主因覽薦士章奏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輒
敢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顯丐一言以發明之綱
義不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
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
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爲之則將有
託儒以爲姦者而況於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

周公之才之美謚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
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
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寔推
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
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
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
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
褒字述古官至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累
贈少師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觀文殿
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寔封一千四百戶李綱謹序

家君重刊先正密學遺文于贛之郡齋俾睢次第年譜以冠之庶幾平生遊宦歲月之先後與夫壯志晚節詩文之餘力曉然可見睢謹承命恭考三朝寔錄暨文集行狀墓誌家譜諸書參校有可據者乃繫于歷歲之下云皇宋龍集辛巳紹興紀號之三十載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仕郎睢謹拜手記

案此紹興三十年重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

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擴字缺筆避寧宗嫌名當是紹興刻而寧宗時修補者字畫遒勁是南宋槧之精者目錄第四有贈刻縣過項秘丞項字不作缺筆字竟注神宗廟諱四字據李忠定序是集爲紹夫所輯刻于紹興五年不應獨于神宗廟諱注字蓋據槧本也或据此以爲北宋刊則謬矣卷中有拜經樓吳氏藏書朱文方印

古靈先生集二十五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宋陳襄撰

李綱序

陳暲跋

青社黃先生伐檀集二卷　明刊本

宋黃庶著

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輒自奮以爲苟朝得位夕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乎古也旣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一第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

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而月縻於官粟麥常兩斛而錢常七千問其所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暇日發常所作槀草得數百篇覽初省未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尾或竄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焉題之曰伐檀集且識其愧然其性嗜文字若有病癖未能無妄作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時皇祐五年十二月青社自序

曾伯祖康州使君與曾祖給事俱髙祖朝散大
夫之子康州生太史太史嘗刻大孤山贛屯
二詩跋云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法類皆如
此然世無知音小子不肖晚而學詩懼微言之
或絕故刻諸星子灣以俟來哲今家藏伐檀集
間多少作又厄於兵火之變是以傳本尚未見
于世紹興中我從兄吏部諱然將漕畿內嘗欲
盡刊我先世諸書皆未果萃倘茲承乏於五十
餘年之後謹以是集鋟而傳之非敢曰成我從
兄之志而太史微言或絕之懼倘幾不泯焉嘉

定二年秋九月望諸孫朝散郎直顯謨閣西浙路轉運判官岑謹書

曾伯祖康州使君伐檀集蓋平生著述之一僅存于煨燼中字畫傳錄不無小誤屢加參考復得館閣藏本更相訂正但古律詩間存參錯不敢以己意更定而雜文上下又多不以類相從意是作序之後續作或不專用歲月先後爲次恐從其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諸孫岑謹識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 明天順刊本

宋司馬光撰

公出於去聖數千載之後其公忠直亮根于性質之自然非勉而中思而得者見於脩身踐言則孝悌忠信雖蠻貊而可行在屋漏而不愧至其施諸政事則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而發為文章則探陰陽造化之賾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膏酌聖賢出處之 以厲其 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 也是文也君天下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為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

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
隨足夫丹青可渝而公之文不可朽金石可磨
而公之文不可磷山可摧澤可涸而公之文愈
久愈新埀　而無窮也公又嘗著資治通鑑備
論前世君臣善否之蹟與其理亂興亡之政別
爲一書公非有意於立文者然將以鼓吹六經
羽翼名教則肆筆爲言不約而成章古語曰木
有文而水有波雖有更之無奈之何韓子曰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昔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
予惆王道之無傳也公立朝大節輔相勳庸澟

票在人耳目公雖云亡斯文未喪學者傳誦非徒得其言得其書而已文集凡八十卷爲二十八門其間詩賦章奏制誥表啟雜文書傳無所不備劉隨序

趙清獻公文集十卷目錄一卷 明正德刊本 紅藥山房舊藏

宋趙抃撰

開慶己未冬湖廣總領與仁王自講厦受遣馳至太末未至城里許見有表曰孝弟里者知爲清獻趙公故所居也翅顏漫漶門堠欹傾惕然不自安亟雖倥偬亟遣葺之而以蘇長公所書碑

刻之石心乃少安及遂遽既息煩識公之遺文
逸事而故府無傳焉噫公爲本朝第一流人此
邵自生民以來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
後來者當尊奉以爲標的而可闕弗著乎既乃
訪得章貢所刊集本旁搜散軼以補足之刊成
益序所以刊之意仁玉竊惟天地之大曰誠而
已誠則純純則久久則神金石可開也豚魚可
孚也極而至於際天蟠地行乎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間甚邇而順甚捷而疾人見其妙
用無方不可以限量計卽而察之則無以異於

人也曰誠而已若公者其知誠之所爲乎凡所
行之質于天者此也凡所言之質于君者此也
人稱其孝於親忠於君淸於身其美不可勝贊
合而言之此誠也或曰公之學多出於佛及得
濂溪爲僚而有聞焉宜於是焉變矣而卒不變
仁王謂公之堅淸超卓可以離塵絕欲者偶與
佛氏合至其發言制事立朝治郡之迹皆中度
合則守常達變非蔽於佛者之爲也嘗試考濂
溪指諸用者觀之有以異乎蓋自濂洛致法未
大彰明以前諸公往往以其性之所近而有得

於佛者固多矣不當以是議公也因併著之景
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陳仁玉序
嘗聞山岳鍾秀天產英彥作名臣爲鉅公維持
世教輔毗王化剏邦家之光廼天下之福也惟
賢人君子德符鳳麟非一朝一夕易爲之有良
由百千年間一二人焉予忝臺檄循察行治覈
實憲蹟由浙歷閩海道輶過太末郡郡乃清獻
公之里也公宋朝名臣屹立臺端讜言正操確
乎其不可拔挺然其不可奪諫必納劾必黜泰
彰臣道日新君德雖憲秩移牧寬猛濟事予宿

仰休風咨訪公文得諸郡庠手閱簡集奏狀等
篇如雪冤正法折大臣陳執中之抗獄精論明
辨斥宣徽王拱宸之辱命釋繫婦以安外寇納
咸陽以充內輔披裂忠肝張揚義氣他如抨彈
權幸誅鋤强悍摘姦燭幽發政施令皎如星月
厲若雷霆宜哉公以道自任當時名流推服海
內同聲亦以斯道與公宜哉公在熙豐間正色
立朝匡君利世雖斯文之召觀公之子帆諸隧
碑銘于朝哲宗嘉歎肯鯁敢言之氣以愛直名
其碑偉哉功烈俾千載之下端人正士起敬起

慕夫死生予奪固人主之柄安危利病資臺察之係呼後之司言秩者聞鐵面之名挹道峰之青不覺凜然嗚呼山嶽精英鳳麟禎瑞不知何年鍾秀予凝而復出斯人也耶時至治首元仲冬二十又六日蒙古晉人僧家奴鈞元卿書

楊準序 嘉靖壬戌

閻鐸序 成化七年

案每卷有衢州府西安縣某某校刊一行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 明刊本

宋李覯撰

祖無擇序曰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𡚁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楊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拯𡚁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為而任刑以驅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寖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聲筆吉爲章何卒不及於禮樂者末哉文也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

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天子乃舉茂才異等得召第一旣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邪其泰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藁第爲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無擇旣受之讀之期月不休善乎文

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慶歷三年冬至日序

金氏文集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金君卿撰

金氏文集故尚書度支郎中金公之文也公諱君卿字正叔少穎悟善屬文康定中文正范公出守鄱陽延致門館議論縱橫闖造卓著論冠舉進士登甲科治五經尤長於易嘗撰易說易筌六卷可以起諸儒之膏肓消輔嗣之耳目者

宋仁宗時公以便親調官江左最爲疏遠屢上
封章極言利病卽毀其奏藁故今傳者十無一
二也知制誥曾子固嘗誌先府君諫議墓以爲
公能以才自起於貧賤欲以所爲爲天下慨然
有志者也至和中公上封事乞建國根本此人
所未敢言者公不畏逆鱗之怒而引文景光明
故事以言之此足見公之志也公所至之地興
修學校教導諸生自公之暇常爲詩篇言詞紬
美文格淸新有韓柳之風焉故所進仁宗輓詞
五篇翰苑中編爲卷首所作賦詩尤爲藻麗文

正公嘗榜公賦於郡庠以爲格式詳議法律皆主平恕銘誄傳序公正不欺時人稱公有長史之才也神宗更立法度以底於治故公受命出使皆兼數職奉行制詔綽有條理熙寧中降敕書獎諭曰爾使於遠方盡瘁乃事推我新令爲天下先此又足見其匡君澤物之用心也公以憂勤成疾享年不永噫倘使公遭遇其時居卿相之任則澄清天下未易量也臨川江君明仲學出於公而不忘公善誘之力求公遺稾十得其一編成十五卷號金氏文集以臨嘗參佐於

公實知公之所存悳然見借誦讀再四如覿其人顏采命舉爲序庶幾垂信於後世俾觀公之文卽知公之所存也遠矣公之登科入仕治已化民備於墓碑今吏部侍郎彭公資器之所作也載於集後元祐六年五月日序宿臨撰

都官文集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陳舜俞撰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臨軒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而以陳侯令舉爲第一方是時令舉已用進士登乙科矣而復中是選故令舉之文

章聲名赫然出人上識與不識莫不願慕而愛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爲公卿可平步至也既以光祿丞簽書許州判官又移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法而令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遂擯不用乃得以其暇日而馳騁於文字之樂穴穿古今抽索秘蘊幾英咀華擷秀裒芳日有所爲月有所增沈涵演迤卒以大肆上追古作者爲侔而下顧騷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熙寧以迄於元豐之間修起百王之墜典補完萬世之闕規占

徵弊者靡不更詳纖悉者罔不興凡朝廷之所施行與令舉制策之所開陳大略相合然後知令舉深識治亂之根柢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令舉一逢時命而措於朝廷之上推其所開以輔太平之政則豈小補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令舉之才不遇也雖然令舉雅志之所學昔席之所談以謂爲道而不爲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不日之論高出於變離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仲尼在魯

絃歌道德而三千弟子未嘗言利子貢貨殖則以爲不受命冉求聚斂以附益季氏之富則以爲可鳴鼓而攻也梁惠王問利國而孟子對以仁義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孟子以爲不若說以仁義爲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則凡令舉之志顧豈不善而卒無以自見於世且不幸而死此余所以傷令舉之志不就也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尙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尙辭哉自建武以還迄於梁陳之間綴

文之士刻彤篡組甚者至繡其鞶帨則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闕然於道何取焉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性情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令舉少從學於安定先生爲高弟以名稱於搢紳間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謂不負所學矣自令舉以直言極諫登科其後此科亦遂廢蓋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巇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

官爲偏州幐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提
取憮仕者公方宰山陰旣嘗中大科例以秩滿
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
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
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
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
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罷
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漢之舉賢良方
正之士本以延問災異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
懼修省思過而改之求善而爲之則不爲無益

而此年乃先試三千言於祕閣中者乃得奏對於大廷則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見此因在所應改而遂廢其科則朝廷因復不得以開直言爲可惜也令舉之卒若干年而其爲開祖乃類聚其文爲三十卷屬余爲序開祖有學問通義理痛令舉之不幸而築其遺文欲以傳於後世而顧以見委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則豈足以張令舉之美而慰開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時舉進士於有司而令舉適當文衡見擢爲第一於知獎爲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

傷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無述也故作序以紀其畧云蔣之奇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綸爲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旣不得命敬題於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卨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

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亦足以詠性情惕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橅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公既窮老以死死其子訴冤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

而得秘丞删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矣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而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子郡人樓鑰書

曾子都官以慶歷六年賈榜登進士第嘉祐四年與錢公藻同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資爲舉首熙寧中知越之山陰縣爲新法行上書極論其害遂貶南康軍酒稅累年竟不仕以沒杞無似憑藉先世遺烈叨躐從班未知兢懼以保

門戶先考刪定寶藏都官遺文杞頃爲閩中常平使者嘗刻之版未成而移漕廣右委之僚屬尙多差舛每以愧恨洎來此邦忝都官本以明州觀察推官試大科欲考陳迹則相去百四十餘年不可得知集中自言十五年間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猶有鄞縣鎭國院記等文存焉因加讐校而缺其不可知者屬郡博士郡從事刊之以廣其傳仰惟我曾祖風節峻厲凜然如生不肖曾孫特有公論不敢贅辭云慶元六年十月望日曾孫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慶元

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杞謹書

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附錄二卷　明刊本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

西溪文集十卷　抄本

宋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長興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沈遘遘字犯御名同音文通撰　每卷末俱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條

鄖溪集三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鄭獬撰

本朝鄭獬爲人俊邁不羣舉進士第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直集賢院修起居注遂以右司諫知制誥京師大雨水詔求直言獬上疏曰臣竊覩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求忠言然臣愚未知陛下將欲實用之耶抑欲因災異衆應故事以文之耶苟欲文之則固無可議必欲賢用之則於此時四方交章累疏繁叢委至而陛下以一日萬幾之餘未能周覽亦不過如平時章

疏關機密者則留中不出繫政體者則下中書屬兵機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以下羣有司及郡邑卒無所施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所爲應故事者等且以臣所見請宜選官置屬令專掌羣臣所上章疏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殿坐與之從容條講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使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出知荆南府神宗即位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辯宰相官邪在

告遂除獅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府徙青州以疾提舉鴻慶宮卒右內相鄭公毅夫鄖溪集五十卷公之才行出處具見誌銘靖假守安陸得公集讀之其氣節高邁議論精確可考不誣於論綏州見其計深慮遠於論毀譽見其居寵思危若夫辨楊繪救祖無擇則特立不詭隨益曉然矣昔孔文舉謂盛孝章要是天下有名人如公之聲名赫然於世固不在孝章下而臨事實用復表表如是者使天假之年究其施設當如何哉安陸公鄉里而公之文集不傳爲郡者得

無惡乎乃酋公帑之用刊而寘諸校官將俾此邦人士知鄉之先達所立如此因以勸慕興起其於風教抑有補云淳熙丙辰秋七月郡守建康秦莆書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　明刊本

宋韋驤撰　原闕一二兩卷後附墓誌銘（陳師錫撰）

先大父文集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參議攜往別墅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歲月寖遠復有亡逸以槩先志謹命工鋟木於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澣孫右奉直大

夫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能定

謹題

錢塘韋先生集十八卷 舊抄本

宋韋驤撰

韋能定跋